

“任何时候，只要我们“通”了，就能摸索、实践自己的“道”。

world。（世上美好何其多，贪嗔痴狂难久长）”。

时光倒流七十年，1951年问世并数次被翻拍的《勃朗宁版本》（The Browning Version），是本文出现的诸多影视作品中，将“危机与尊严”拍得最平静，同时也或许是最深刻的一部了：哈里斯是一位教授古典文学的老师，温文尔雅但气度森严，一生勤恳工作。岂料，他突然被校方以美其名曰“提前退休”的理由解雇，学生们对此亦不以为意，还在课间嘲笑心脏不适的他“没有心”，是本年级的“希姆莱/希特勒”。最黯然苍凉的事实是，哈里斯发现，穷毕生精力研究的古典文学，如今似乎毫无价值，在年轻同事的对比下，自己更是宛如一件老朽的、无人问津的古董装饰品——而那位年轻的同事，很巧，又和哈里斯的妻子，勾连着桃色的暧昧。

暮色渐至，孤心独悲。就连哈里斯最欣赏的学生塔普洛，也明确向他表示，自己决定放弃古典文学，转攻理科。但，也正是这个聪慧、

善良的男孩，以一本罗伯特·勃朗宁翻译的《阿伽门农》作为礼物，打破了哈里斯万年古井无波的表情。在书上，塔普洛特意用希腊语题诗（hexameter）献师长：温和文雅之主，神在上天眷顾。（英译：God, from afar, looks graciously upon a gentle master.）这段话，原是阿伽门农的王后克吕泰涅斯特拉在弑夫前的最后陈词；这段话，让哈里斯哽咽颤抖、不能自己，强装的心理防线一触垮塌。

毫无疑问，《阿伽门农》在影片中是具有相当程度的象征意义的——哈里斯年轻时因爱好翻译过埃斯库罗斯写的《阿伽门农》，虽然未出版，但他敝帚自珍，认为这个版本也许比原著还要精彩。可惜，年轻时的激情，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琐屑生活中消磨瓦解，当年拿过牛津大学拉丁诗文最高奖、拿过两科第一荣誉的高材生，终于变成了校园里人人敬而远之的老学究。半生恍恍惚惚，临走前，心爱弟子所赠的“勃朗宁版本”，恰似一道光，

下图：1951年及1994年版本的《勃朗宁版本》。

披荆斩棘地劈开迷雾，令哈里斯“大梦方觉晓，平生我自知”。他对妻子提出分手，结束了不匹配的婚姻；他改变主意，要求校长务必让自己排在更重要的第二个发言的次序，进行告别演讲。片尾，他主动走下大堂的台阶，走到学生中间，说了“sorry”。“我道歉，是因为我没能做到你们有权要求一个老师做到的事情：同情、鼓励、仁慈。人类最高尚的召唤就是关爱和引导年轻人，而我却令之蒙羞。初来本校时，我相信我的使命是教学，我深知自己想做什么，而我却没有做到。对此我不会找任何借口。我失败了，惨重的失败。我只能寄希望于你们能够找到内心所爱。”

一切构成影片开场时主人公困境的问题，终于在全片落幕时得到纾解。教育的缺憾、“围城”的死结，哈里斯已能勇敢面对，并与自身达成随心所欲且不逾矩的和解。在恪守传统和回应时代间找到平衡，他带给学生的启迪，或将回响遥远的余音。这部英国的电影，反而充分展现了一个中国的说法：道不远人。任何时候，只要我们“通”了，就能摸索、实践自己的“道”。

所以，中年男人重拾尊严、重拾生活信心的力量，所有人重拾尊严、重拾生活信心的力量，是“问道”，并觅得属于这个独一无二个体的特定答案。是听从内心无垢的召唤，寻到值得认真对待的人、物、事，倾情交付，活出自我，活得洒脱——如果你觉得值得，如果你心甘情愿，那么痛苦亦为高贵。危机？生而为人，危机常相伴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危机多了，也就没有危机了。☞

